



浙江圖書館

資公口通監長第...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

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一

嚴氏通鑑補魏紀一改作漢紀空於章武之年分為六十九卷有通鑑帝魏辨

起上章因敦盡玄默攝提格凡三年操破袁尚得冀州遂居於鄴鄴漢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為魏公又讖云代漢者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文帝受漢禪國遂

魏號

世祖文皇帝上

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也謚法學勤好問曰文世祖廟號也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謚法景物四方曰世承命不遷曰世靖民則法曰皇明一德者

世祖文皇帝改昭烈皇帝

正月戊寅朔庚子為
二十三日

曰皇明一合道曰皇德象
天地曰帝案道無為曰帝

黃初元年

魏受漢禪推五德之運以土繼火土色黃故紀元曰黃初是年十月受禪方改元

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魏王操王知人善察難

眩以偽眩者目無常主難眩以偽謂人不能亂其明識拔竒才不拘微賤

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陳讀曰陣意思安閑思相吏翻

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

吝千金無功望施施式政翻分豪不與豪即毫字用法峻急有

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

麗好呼到翻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曰幾者以不能并吳蜀也芟所銜翻

幾居希翻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

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

守悉用譙沛人曹氏沛國譙人小見者以鄉魏郡太

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

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沮在呂翻青州兵擅擊

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眾人以為宜禁止之

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

食為于偽翻下上為下為同稟讀曰稟鄆陵侯彰從

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長安鄆陸德明謁晚翻又於建翻師

古音問逵先王璽綬所在璽斯氏翻逵正色曰國有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

哭不已號戶中庶子司馬孚諫曰續漢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

侍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

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

群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行戶孚厲聲於朝

曰朝直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

國而但哭邪乃罷群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

治直群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尚書

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

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鄔彼此生變則社

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辨與辨同明日以王

顧泰武曰古時人生
改元並從下詔之日
為始未嘗追改以
前月日曰馬溫公
惠其楚錯初新
例必取末後幾冠
正月之前者秋定
公之年注公即位
六月疏云公即位必
不改元而春夏即稱
元年者此年春夏
為昭公三十二年六
月以後方以元年紀
事及史官定策
不可半年從前半年
從後雖年初即稱
元年通鑑即用此
例然有不奇通者如
漢獻帝延康元年
十月始禪於魏而正
月即加以黃初之號非

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

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華戶化翻

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此漢改元魏志也 二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

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于高陵高陵在鄴城西操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魏紀載操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

蓄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蓄侯植醉酒悖慢劫脅

使者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監古街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王貶植為安鄉

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

高陵今彰德府臨漳縣

安鄉今亮麻無極為

春秋三義吳
以爲懷黃初
年改元延康永
熙之年改之大興
顯未孚綱目得之

軍然公府掾無其負也魏晉公府

及第黃門侍郎虞

始有營軍刺姦等負

掾俞綰翻 并其男口 并男口誅之絕其世也

皆植之黨也 魚

秦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

扶分

翻問 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

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

能興難

難乃

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

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散騎常侍秦

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

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

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
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
騎侍郎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
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其宦人為宦者

不得過諸署令

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鉤盾中

藏府內者等署也

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

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

調徒弔翻

司馬孚曰

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

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尚書

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

天朝謂漢朝也朝直遙翻

乃立九品

官人之灋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

下中上中中下下上

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

祖太尉曰太王

王祖漢太尉曹嵩也

夫人丁氏曰太王后王

東國志張既傳傳
張進執郡守舉兵
拒岐華黃麴演各
逐太守舉兵應之
與蘇則傳微異
鈔用蘇則傳文
案麴演黃華
於太祖時與武威
顏俊張掖和增
同及太祖崩又叛
此年叛乃三復矣

金城漢之州府
寧州府

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
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
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誅韓遂者麴演也蓋威
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武威太守毋丘興母
復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
之郡人皆以為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
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
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
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
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

史記釋文
漢改雍州
曰涼州治
隋西魏分
涼州置秦
州治上邽
魏送時
涼州刺史
已徙治武
威後漢
涼州刺史
治漢陽郡
隴山非隴
西也

西平西寧府涼州
威不其北張掖涼
州西酒泉又在張掖
西

黃華又進爵為鄉侯

燉煌在酒泉之西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

惡既合執難卒離卒讀日猝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

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降戶江與

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

辭來助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誘音西出以徇軍其

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

降據裴松之註華即後為兖州刺史奏王凌河西平

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燉徒門翻卒郡人推功曹張

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

進叛欲與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

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

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掎舉綺翻

從後牽曰掎又云偏引曰掎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

也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也一日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

而廢君臣之義是常人之流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

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

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

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六月庚午王

引軍南巡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蜀將軍孟達

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

改征
岩曰巡從文帝紀

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

曲四千餘家來降達有容止才觀觀工玩翻王甚器愛之

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

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

時魏王引軍南巡以曄為長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好呼到翻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吳之宜都皆與新城接連

若有變態為國生患王不聽為孟達叛魏張本為于偽翻遣征南

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

申耽叛封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本羅侯寇氏之

子漢中王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諸葛亮

新城治郿陽府房縣

通鑑卷之六十一

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

之遂賜封死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種章勇翻

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

百戲伎巨翻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謂三代之季也七雄之敝

秦趙韓魏齊楚燕為戰國七雄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

於反哭之日者也麻經也居父喪首杖禮既葬而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

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逮于漢文變易古制

事見十五卷人道之紀一日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

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

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慶莫重之

哀虺昌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墮讀曰隳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冊詔魏

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

之期促也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豫州統潁

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郡弋陽安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

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是時天下初

定刺史多不能攝郡攝總錄也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

二千石以下舉漢制也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

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瀆盜賊

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復扶又翻其二千石

以下阿縱不如灋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

事治直之翻與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達真刺史矣

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灋賜達爵關內侯左中郎

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

眾甚據獻帝傳李伏引孔子玉板許芝引春秋漢群

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曄傳

蘇林董巴繼之者司馬懿鄭渾羊祕鮑勛王不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

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

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潁

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

文昭釋文繁陽
魏郡之邑在縣
水陽其界為繁
陽非誤文昭但以
魏王時居鄴遂以

繁陽今
許州之南

之孫湯殊不考其
南也及受禪本末
漢初禮也于頴川
辛未十月二十九日
卯十七日

壇也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曰陳志

云丙午行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祚表紀亦

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

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

禪陳志表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

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

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

且璽綬無容在曹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十一月

后之所此說妄也

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山陽縣屬行漢正朔用天子

山陽縣屬

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

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

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

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出慶府河

音子柔毗以尋焉改
正朔故言以此正朔
君意言建國禹建
夏皆不在此建丑也
是時鄭學將
易代矣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

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

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

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自是之後遂皆以建寅為正傳直戀

翻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朝直散騎常侍衛

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數所天下

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群

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章制當未為後式

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

爵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秦違古灋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臺閣

尚書中藏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裴松曰：故事之處。

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

明陳思王植詩謁帝承明廡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

南宮崇德殿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漢火行也

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

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破

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為洛

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使疏吏翻 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不。復扶又翻 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

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

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重將即亮翻 特當任使，作威

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

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

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書洪範曰臣

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

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

萬戶實河南時營洛陽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群

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

見賢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

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

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

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

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備切問近

對拾遺補闕

安能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

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

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

辛毗字佐

治治直吏翻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

不力争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群臣曰射雉樂

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

之稀出

射而亦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浙

辛丑

二年考異曰陳志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郊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按二月辛丑朔無乙亥春

正月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

原武帝魏心後凡者改之不悉出

辛毗引帝裾與主象引帝衣事同

建武十三年後漢
書本紀作十四年
晉封奉聖亭
侯在泰始三年
又大元二年封孔
請之以獨州派也

德宗建中三年封三
世孫齊昭
文宣王宋太平興
國三年詔孔宜可
襲封文宣公仁宗
至和元年封為衍
聖公西史代孫宗
愿也金元明同今
亦仍之

案目錄是年歲
五銖錢此處作
初復似非是第
七十卷明帝太和
元年之初文帝
五銖錢注云事
見六十九卷然則
此注董卓壞五銖
錢今復之云云亦
非也○又案此注非
是三月復之十月
錄之即見下文
目錄與本文合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
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
末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
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
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
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
珍為崇聖侯比齊改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
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
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
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

公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變次子康之弟也初復五銖錢漢獻帝初

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今復之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

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言符瑞勸漢中

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費父沸翻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

目錄與本文合也

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

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王于况翻及屠咸陽獲子嬰

猶懷推讓推吐雷翻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為于偽翻王不悅左遷詩為部求昌

從事為益州刺史部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

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

士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

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

也裴松之曰案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大

西北故就之以即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
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臣光
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治直

武擔山在成都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章帝紀

之翻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

亂斯可謂之君矣溫公之說正祖周書所謂撫我則

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黃

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

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濼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

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

者則謂之霸帥讀曰率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

世無王者固亦多矣如共王氏在伏羲神農之間秦

所謂曠世無王也又如窮之於秦焚書坑儒漢興

夏共和之於周亦曠世而無王也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閔位在木火之間霸而

漢書律曆志秦
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
間注秦原為閏位亦
猶共二名當五德之
二序又王莽傳贊
秦莽皆非命之運
係分閏位

此為當作此謂

集宋書有
索虞傳魏
書有昌壽傳

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孟康曰秦推五勝以周為火用水勝之漢儒以庖犧

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

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為金德少昊之衰顓

頊受之金生水故為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

生木故為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為火

德堯嬪舜火生土故為土德舜嬪禹土生金故為金

德湯伐桀纘禹金生水故為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

為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共及漢室顓

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

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

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為南為島

夷索虜者以北人辨髮謂之索頭也島夷朱氏代唐

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以為窮筭夏

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

道五六一 黃初二年 漢書卷之

新室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

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

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

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夏戶雅翻要皆與

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

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

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夏戶雅翻則

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

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必有令主最徂

外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

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

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
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
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
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
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
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
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
地醜德齊醜類也言地之廣狹相類也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
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處昌彼此均敵無所抑
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近其翻然天下離析之際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識音誌據漢傳於魏

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

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

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魏下當有晉字非尊此而卑

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

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

元王後宋高祖彭城人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蓋以彭城楚都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

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南唐初欲祖吳王恪或請祖鄭王元懿唐主命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

子峴為丞相遂祖吳王

紀氏曰通鑑帝統綱目所撰通鑑問疑別如正統與先力爭而不從是不但習鑿鑿也劉知幾先有是說即修通鑑時亦未嘗無人議及宋萬希德曰黠魏辛酉三帝始自習鑿鑿出白後劉知幾生通鑑義仲通鑑問疑皆持以清溫公以三國至隋唐義仲又思編力事生高權不解溫公

何以似陳壽之推選
漢章上掌歐陽文思正
統論已不不帝蜀之
臨混公亦用先輩漢
論耳又其大意在周
宋之間難於措詞

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温公紀年之意具於此論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更工

五月辛巳

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

兄瑁之妻也

瑁莫報翻

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

飛女為皇太子妃

太祖之入鄴也

入鄴見六十四卷漢建安十年

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

人太祖為之聘焉

偽為于

生子叡及即皇帝位安平郭

貴嬪有寵

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

也六宮置貴嬪始此孔穎達曰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嬪毗賓翻甄夫人留鄴不得

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諧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

賜夫人死

為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張本

帝以宗廟在鄴

武王之封魏王

建宗廟於鄴

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

建始殿帝所起以建

國之始命名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

戊辰晦日有食之

有司奏免太尉

仍東漢中世之制也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

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復扶又翻

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晉書地理志劉備以

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

類此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

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

史始釋文溯此貌始以發將軍一辨遠羽置其之要則有飛義以此輔神為

世已置通軍
校尉後遂以為
將軍之號

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

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趙雲之言可謂知所

先後矣卒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

宓處昌呂翻宓莫必翻通作密陳天時必無利坐下

獄幽閉然後貸出貸原也救也初車騎將軍張飛雄

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

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

差次也過差猶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撻陟加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丑緣漢主將伐孫權飛

黃初二年漢主伐孫權元年

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

閬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

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

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

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

報效曹公

事見六十三卷

飛義釋嚴顏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

年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

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

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

遺

翻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緝之為先帝

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繼好魏

氏其盱食乎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

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

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

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

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

遣孔明至吳蓋謂亮至吳孤嘗語子瑜曰語牛倨翻卿與

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

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

通鑑七十九 漢章帝二年

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

分質如字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

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

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

間古覓翻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觀孫

臣之間推誠相與諛間不行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

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

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杜佑

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為巫

縣故城在今縣北晉置建平郡於此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

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

平今巫

新歸令歸州

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

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

萬人拒之孫權始命呂蒙為大都督以取關羽今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大都督之號

蓋昉皇弟鄔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

侯衮襄邑侯峻弘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

侯茂皆進爵為公鄔謂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宛於元翻魯陽縣屬南陽郡譙縣魯縣

屬譙郡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濟南郡平輿屬汝南郡應劭曰輿音預安鄉侯

植改封甄城侯植以見忌貶侯今乃改封縣侯甄城屬東郡蜀本作郵城當從之郵音縮

築陵雲臺據水經註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初帝詔群臣令

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為于偽翻下同眾議咸云蜀

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復扶

考致以郵

歷城今濟南府歷城

黃初二年

又翻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陝弱陝即狹字而備之謀欲以威

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

矣分扶問翻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

還權破南郡得于禁事見上朝臣皆賀朝直遙翻劉曄獨

曰權無故求降降戶江翻下同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

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

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

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偽天下三分中

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保揚蜀保益也阻山依

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

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

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

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

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

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

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

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

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抑按帝不

聽遂受吳降若魏用劉晔之言吳其殆矣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

顛顛與悴同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

黃初二年

視故事

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于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為晉禽于殽秦穆

公復用之以霸西戎父音甫

拜安遠將軍

安遠將軍號亦前此未有也

令北詣

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

降伏之狀

畫古畫字通

禁見慙恚發病死

恚於避翻

臣光曰

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

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賞慶刑威曰君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

加九錫

即就也

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

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

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

票騎南昌操挾漢而命之也事見上

卷之十民上况字
改作其字

卷漢建安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

與成所謀也彊其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

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

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漢自景武以後裁削藩王不使與京師同制自曹操爲魏王加

九錫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

分扶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封增土以培之殖崇其

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傳讀權旣受王位却

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

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

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

五月五十一 黃初二年十一月 漢書

案自銘是年權徙都武昌

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史言帝再不聽劉晔之言為後伐吳無功張本諸將以

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

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此山陽郡也屬兗州聞吳稱藩以白

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又城武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初帝欲以楊

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朝直遙翻值世衰亂不

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復扶又翻於國之選亦不為

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

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巴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

客禮賜延年

杖

詩其榿其楛傳云楛櫝孫炎云櫝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

以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引農共北山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

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陳臧馮器云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

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馮讀曰馮著直畧翻見賢遍翻拜光祿大

夫秩中二千石

漢制光祿大夫漢置無定負多以爲拜假賻祿大夫漢置無定負多以爲拜假賻

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

復用朝見位次三公

朝直遙翻又令門施行馬魏晉賢遍翻之制

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程大昌曰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

謂之榿桓今官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楊府前叉子是也

有愧於龔勝多矣

以穀貴罷五銖錢

復五銖錢無幾何而罷涼州

鷓陰今清遠

且次今古浪即清遠
之西 武威涼州府直隸

顯美今永昌縣在涼州西
史昭釋文顯美地
名在武威之張掖
韓延壽漢武帝開
河西列置四郡武
威張掖皆郡名也
顯美即前漢屬
張掖郡後漢及
魏晉屬武威郡
史昭釋文武威為
郡張掖為郡

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召鄒岐還以京兆

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

其後費父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鷓陰口鷓陰縣前

郡後漢屬武威郡鷓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

出武威二漢志武威有摺次縣孟康曰胡以為神引

還顯美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既已據武威曜乃至

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勞力到翻欲進軍擊胡諸將皆

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

見賢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

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鈔楚如此兵不得解所謂

且次今古浪
府古浪縣北

顯美今永昌
州府永昌縣

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前軍顯

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

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叅軍成公英督千餘騎

挑戰姓譜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不敢謂之傳信敕使陽退胡果爭犇之

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

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

羗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別彼列翻更使皆相持著著直畧翻

此為虎傅翼也為于偽翻傳讀曰附光等欲以羗胡為援今先

使羗胡鈔擊鈔楚交翻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

史記將以武成... 險窮餓兵還則出候... 如此兵不得解所謂

沮其執沮在呂翻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

羞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註古賣翻能斬賊帥送首者當

加封賞帥所類翻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

故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

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

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

時宜耳復何損邪復扶又翻後同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

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

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

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

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偽為于翻而令吾

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觀貞此言善規國者也使還之日嘗以復

於魏主否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則其氣已奪矣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

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

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

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行戶剛翻獲于禁而不害是

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

天下三州荆揚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

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蘇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傳直歷史

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好文章故趙咨以此言譏之

摘蜀本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

有備禦之固此二語本管子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

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

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量音良勝音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

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為雀頭香此物處處有之

非珍也恐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

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徑寸象出交趾雄者有兩長
牙長丈餘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
線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為駭

雞犀狀如龜腹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玉孟諸

雞犀玳瑁狀如龜腹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盃諸
蕃志瑇瑁形如龜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間錯邊
欄缺齧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
行鬣與首班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
薄而花字模糊世傳鞭血成斑者妄也孔雀生羅州
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埋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
多變色或紅或黃諭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
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
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人採其尾以飾
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
于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
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小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
捕俟兩甚則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
愛其尾不復騫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雌
青曰翠羽可為飾鴨馴狎能鬪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長也

吳羣臣曰荆揚二州

貢有常典

禹別九州任土

魏所求珍玩之物

非禮也

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

謂與蜀相距

江表元

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

在諒闇之中闇音陰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

以與之史言帝為敵國所窺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

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

休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綏遠第十四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

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

騎奇寄翻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十二

月帝行東巡 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

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姓

沈姓出吳興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聘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及楚莊王之

公子真封於沈鹿其後有沈尹成沈諸梁珩音行

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

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好呼到翻

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

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在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

不與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朝直遙翻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吳

王於武昌臨釣臺水經武昌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飲酒大醉使

人以水灑群臣醉者以水灑之醒然後能飲曰今日酣飲惟醉墮

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

呼昭還入謂曰為共作樂耳樂音洛下同公何為怒乎昭

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丘足以至望七里一鼓

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為林使男女當時亦以為樂不以

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行酒

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翻為是者王大怒

手劍欲擊之手劍手援劍也記曰侍坐者莫不惶遽

坐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

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

也且大王以能容賢蓄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主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事見六十五卷漢孤

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

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

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

子也劉繇為孫策所襲走死

初太祖既克蹋頓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

安十二年

蹋徒臘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

利彌加厥機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

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

互市也上

太祖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

種章

以勇健廣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制諸部最為

彊盛

徒勇健而不廢平未必能制諸部也

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

為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

分扶軻比能部落近塞

近其

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

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

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帝行如許昌

晉志曰漢獻帝都許魏受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為許昌

詔曰今之計孝

計孝上計吏及孝廉也

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

周晉不顯於前世也

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

其令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故不以實謂用意為姦欺者

二月鄴善龜

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鄴上扇翻龜茲音亡慈

是後

西域復通置戍已校尉

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說不能通今雖置戍已

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

漢主自帝歸會進擊與公

校尉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復扶又翻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

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汭流進易退難

悍下罕翻下肝翻易以豉翻

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

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

為漢主兵敗權

不能自反張本

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

領古嶺字通

軍於夷

道獠亭

裴松之曰獠許交翻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

吳將皆欲迎擊之

將即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

可卒攻卒讀猝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

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

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

夷道今宜都縣獠亭在西北

獠亭今在夷道縣

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罷讀

曰疲魏人言陸議見兵勢正由此耳諸將不解解古買翻曉也以為遜畏之各

懷憤恨漢人自恨山通武陵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

郡孟康曰恨音桓唐峽州辰陽縣有恨山恨音銀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恨山縣余按唐志辰陽誤也當

作長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

官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三月乙丑立皇子齊公歡為平

原王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立皇子霖

為河東王甲午帝行如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

城侯植為鄆城王鄆音緇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

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

恨山宜都昌府長

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言

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即雖有王侯之號而

儕於匹夫皆翻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灑既峻切諸

矣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褒謹慎好學好呼未嘗有

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晉百官志王國置師友文學

制藩國過差晉武帝受詔察主舉措有過當奏有善

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褒美褒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王睦之言漢北海癸亥

漢書地理志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宜都長沙江夏

巫峽在巫山縣
建平今歸州
夷陵今宜昌府

帝還許昌 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

郢州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漢人

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

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孫

休未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

史追書耳杜佑曰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

吳建平今巴東郡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

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

必有謫且觀之謫古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揣初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

巫峽今宜昌
昌府巴東
建平今宜昌
昌府歸州

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雖
峽口始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為吳之關限

為易得亦復易失易以攷翻復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窰

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

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

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

念也枕職閏月任翻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

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工更

衡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

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

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

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沮在呂翻掎居蟻翻

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

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

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執成

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

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

逼請降

降戶江漢主升馬鞏山

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鞏山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

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漢主初入

夷陵界公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鏡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

馬鞏山在宜昌府境

白帝城在夷陵界

馬鞏山在宜昌府東湖界

燒鎧處在宜昌界

水經注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饒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饒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漢主大慙恚曰吾乃

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勢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

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

此在彤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彤余中翻殿丁練翻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

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

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從事祭酒諸從事之長也眾曰後追將

至宜解舫輕行舫甫妄翻方舟曰舫畿曰吾在軍未習

為敵之走也亦死之言揆甲執兵以臨敵固欲就死未嘗習走也初吳安

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

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

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

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

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

略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

今日

言至今日而事始定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

調徒弔翻

初遜為大

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

討逆謂孫策也

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疆界此疆對也

疆對猶言強敵

諸君並荷國恩

荷下可翻

當

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

高爵厚祿受恩多矣摠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

有以上報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

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

也。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復扶軍令

有常不可犯也。言將行軍法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

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

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

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

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寇恂事見四卷，漢光武建武二年。

年。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

於漢獻帝以命伏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

完然猶未加大黃初三年

與尚書令灋正好尚不同好呼而以公義相取亮每

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此

言不以漢主伐吳為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執無常在於觀變出

奇故曰孝直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

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復扶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

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

有姦心謹決計輒還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

國所以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

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

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

上事謂上奏言兵事也上時掌翻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冀

州大蝗饑

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

八月率其眾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

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以不能用權言也

待之如初帝謂

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

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

對

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

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自此以後比皆名號侯不復註其國邑其地名難知者猶為

註加侍中使陪乘

陪乘猶駟乘也乘繩證翻

蜀降人或云漢誅權

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葛孔明

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須待也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馬良亦死於五谿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

之本也與讀曰豫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

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第土之爵橫戶孟翻以

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背蒲妹翻天下共誅之卞太后

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處呂翻不當

望賞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后妃謂其外家為外舍

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

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言罪加於

常一紀法莫功主錢米恩賞也帝乎立耶昔

能日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且加於

常人犯法者一等也莫望錢米恩貸也帝將立郭貴嬪為后中

郎棧潛上疏曰漢三署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

極省五官將惟左右中郎及虎賁羽林中郎棧仕限也蓋自潛始翻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棧姓出任城棧潛任城人

著棧士限翻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

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

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

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

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

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襄當作哀

通鑑六十九卷初三年

之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見孟子令後宮

嬖寵常亞乘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

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非度猶言非法亂自上

起也帝不從庚子立皇后郭氏初吳王遣于禁護

軍浩周浩姓也姓譜漢有青州刺史浩賞軍司馬東里衮東里之先以居里為

氏詣帝自陳誠欵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

以為權必臣服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

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復扶又翻周謂吳王

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

為之流涕霑襟為于偽翻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

洞疑今東溝在
六合縣自合肥順
滁河出江也
吳之洞曰疑今和州

濡須自裕溪口至

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

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晔曰彼新得

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卒讀帝不

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

臧霸出洞口據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

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住新市會洞口

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以為勢休等憚

遂引軍還又據王凌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陵即

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

濤與京口對岸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
于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邊
明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
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郃古翻吳

吳王自陽山在今河南府偃師

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首陽山在洛陽東北

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臧金玉

臧讀曰藏

一用瓦

器令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其副本在尚書

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前臧字因舊史後藏字用今字

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

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

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

為于偽翻

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

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孫邵字長緒吳王稱尊號以邵為丞相

帝報曰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樂音洛若登

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吳改元黃武亦以五

德之運承漢為土德也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荆

州是年二月置郢州吳畔復為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宛於元翻曹休

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將即亮翻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

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

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

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

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復扶又翻但欲終其

天年保守祿祿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

通鑑卷九十九 黃初三年漢章帝 吳黃武元年

遼堅堯翻

荀霸等不進休意自沮

沮在呂翻

臣恐陛下雖有敕

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

沈持林翻

頃之會暴風吹

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

綆古杏翻纜盧瞰翻皆索也所以維舟者也

直詣

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

迸比孟翻

帝聞之

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

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庚申晦日有

食之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

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漢主聞魏師大出遣陸遜書

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

遺于季翻復扶又翻下同

將軍謂其

能然否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

通親

謂通使而交親也且當自備未暇寫兵耳

漢嘉今雅州府名山

江陵中洲據注在江陵西南吳云江陵中洲今荆州府江陵枝江等州

謂通使而交親也。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箕

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漢漢嘉

太守黃元叛。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縣屬蜀郡屬

國蜀分爲。漢嘉郡。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據潘璋

陵中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以為南郡

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

外援

浙江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二起昭陽算闕盡強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

陵中洲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二月諸葛亮至求

安水經註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曹仁以步騎

永安今夔州府奉

黃初四年漢章武三年吳黃武二年

美溪漢氏疑今和
 州含山與裕溪之上
 俗曰史昭釋文
 美溪音夷江自夏
 沙美溪即其處
 去濡須三十里
 濡須一烟言美溪
 漢去濡須三十
 里據杜佑通典
 也若以為即江夏
 沙美溪則大謬
 濡須在今巢
 縣東南四十五里
 沈約宋志江夏
 沙陽即本漢沙
 美溪治夏口
 自夏口至濡須
 何者八九百里沙
 美溪之沙美音夷
 至次沙美之沙美
 如今

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美溪美溪在濡須東而蜀本注以為沙美

誤矣杜佑曰美溪在濡須東三十里朱桓分兵赴之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既行以大軍徑

進桓聞之追還美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孔安

業業危懼意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將即亮翻不在

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灑所以稱

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

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

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罷讀曰疲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

大江北背山陵背蕭妹翻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

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密此百...

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

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誘音西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

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之

外施油以打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內與納同危亡

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橐臯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

臯即其地今日柘臯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臯縣屬九江郡孟康音拓姑杜預曰橐臯在淮南浚道縣東

南陸德明曰橐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

死者千餘人陳讀日陳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

吳中洲疑今廬州府廬江縣之排子湖白湖等

橐臯今在巢西北橐臯鎮

黃初二年吳黃武二年

史昭釋文間
古限切間則
之間釋送間
之問音音古
翻安有音古
限切若間際
之間讀從平
聲亦謂中間
之隆處也

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

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

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

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

圍瑾渠各翻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

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

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

見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翻攻破魏兩屯魏兵圍

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

中人少少詩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

中人少... 穀食且盡... 懼不濟... 謀為內應... 然覺而殺

渚中在江陵城東

夏侯尚之入渚中... 與黃公作之攻中洲... 同一乘危衛幸

之時江水淺陜

陜與狹同

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

安屯

渚洲也即江陵之中洲也

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

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

不敢輕之若此也

言行兵不敢履危道

夫兵好進惡退

好呼到翻惡烏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

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陜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

賊頻攻橋誤有漏失

謂橋或為敵所斷也

渚中精銳非魏之有

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惑之志寢與食

感憂也

而議者怡

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

長知兩翻

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
 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
 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
 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
 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
 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
 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
 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
 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
 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最徂外翻孫權識

治古丘之翻

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虛實陸議見兵執

陸議即陸遜遜本名議

據險守要汎舟江

湖皆難卒謀也

據險守要謂蜀汎舟

用兵之道先勝

後戰量敵論將

量音良將即亮翻

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

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

干戚而有苗服

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以為當今宜

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

故舉郡反燒臨邛城

臨邛縣漢屬蜀郡蜀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

亮東行省疾

成都單虛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

子遣將軍陳習鄭綽討元

習呼

眾議以為元若不能

漢初平漢 章帝三年

圍成都當由越鴛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

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

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犇吳求活耳但敕習綽於

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

生獲斬之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所謂南安峽口也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

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漢主

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不稱天天於北

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

夭於北翻短折曰夭

吾年已

六十有餘何所復恨

又復扶翻

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

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

自漢以下所以詔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

安

年六謚曰昭烈昭有功德安民曰烈

丞相亮奉喪還

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

時年十七

蜀後主諱禪字公嗣

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

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亮乃約官職修灋制

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灋制乃行於

史灼釋文踏即
 度脚踏踏踏
 登之踏釋之草
 履也舉天切
 辨誤史記徐廣
 注曰踏草履也
 音無案隱曰
 音脚韻書三十
 小韻內有踏字居
 天切駢也詩周
 頌踏踏王之造
 音才老勳居表翻
 度大雅小玉踏踏
 之音其略勳也
 草踏之踏韻
 書草踏音訖
 約翻正與案隱
 音同

輔後主之時此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

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

闕損矣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遠于願翻違覆而得

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蹻訖約翻屐也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

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

和字幼宰處昌呂翻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所謂相違覆也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

以少過矣少詩沼翻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

州平崔烈子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角翻雖

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日子參署台子參署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備度數有諫止

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

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

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顥魚容翻諫曰為治有

體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偽為于翻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

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

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

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

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通鑑七十一 黃初四年漢 建興元年 吳黃武三年

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

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

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

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

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

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彼誠達於位

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駟卒亮垂泣三日六月甲

戌任城威王彰卒謚法猛以疆果曰威服叛定功曰威甲申魏壽肅

侯賈詡卒魏壽其名謚法剛德克就曰肅肅執心決斷曰肅大水吳賀齊襲斬

春虜太守晉宗以歸斬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斬春郡即蕪陽也東晉避諱改焉

吳云魏壽未詳疑道改漢壽可也

水經... 蕪陽... 江夏郡... 吳分... 立斬... 春郡... 即蕪陽也... 東晉避諱改焉

春虜太守晉宗以歸春郡即蕪陽也東晉避諱改為

益州今雲南有

永昌今為府

牂柯今貴陽
傳義我等府
越在之宜遠
府及越漢歷

吳三靈關在
今雅州府蘆山

水經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北山註云即蕪山也西南
流逕蕪山又南對蕪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蕪河口據
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為蕪春太守齊襲而虜之

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者渠伊翻長也老
也今唵刺之間猶

謂閩里之長曰耆帥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閩音開
又可亥翻閩自交州道求附於吳正姓也秦有正先

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閩為永昌太守永

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伉口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閩不

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誘音西諸夷皆從之牂柯

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閩牂柯音臧哥雋音髓諸葛

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越閉

雋之靈關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丁卯以廷尉

通鑑卷七十一 漢 建興元年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

鍾繇為太尉治書執灋高柔代為廷尉漢宣帝辛宣

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灋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

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翻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

政與讀預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

大夫謂三公也遂各偃息養高偃息言偃臥鮮有進納鮮息淺翻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左傳齊晏子曰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古者刑政

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

夫位焉鄭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於心而外東也
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也

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
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

數以咨訪三公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

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

化帝嘉納焉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

辰如許昌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

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吏翻下同申亦重也

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

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

黃初四年漢建興元年吳黃武二年

案漢已
改古梁州
為益州
漢中亦未
別為梁州
此四州者
為荆揚交
益

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

欲為吳非但為蜀也為于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

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

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荆揚大王命世

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

駱子午之險內有劔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

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合此二長其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如魏必上望

大王之入朝朝直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

辭伐版圖亦須充見可而進口七江而

大王之入朝朝直下求太子之內侍者不從命命員奉

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

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

漢連和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后張飛之女也

^甲五年春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初平以來學道廢

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

漢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

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貢各十人吳王使輔

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使

吏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又刻印

黃初五年漢建興三年吳吳武三年

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翻輕

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

以為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又翻吳主謂

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洛芝對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如并魏之後大王未

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

爭方始耳枹音膚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

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

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

許昌今許州

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

而復脩之此未易也脩之謂脩怨也左傳曰將脩先君之怨復扶又翻易以豉翻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

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遺于季翻下同對曰

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

淮如壽春魏叔地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

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

九月至廣陵

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

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

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典農都聯縣相接數百里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既翻

建興二年

史記釋文漢書
亦古州來國其地
在淮潁之會潁水
出潁川陽城東至
下蔡入淮左傳楚
至王狩于州來次
于潁尾是也魏
魏文帝所行水道
因至下蔡入淮然
言循蔡潁者循
蔡河以至潁河出
潁口而浮淮也史記
言淮潁之舍固
可釋自潁浮淮其
謂循蔡潁之蔡
蔡河在扶溝縣至
陳州府入潁潁河至
潁上入淮壽春即
壽州在淮水南岸
此水道之自揚
州步也

江乘為潁縣北
其北岸即揚州府
儀徵也史記釋
文石頭城名在吳

吳云蔡河
上流即潁河
經河南開
封府中平
祥符通許
尉氏扶溝
西華陳州
府入潁即
沙河入潁水
出河南南
登封物經
密州長葛
許州臨潁
西華南水
陳州府項城
沈邱入安
潁州入淮
潁水之南

丹陽郡秣陵即其地漢建安十年因漢建安十年孫權作石頭城此說然秣陵即此石頭城自是兩處秣陵在東石頭城在西表傳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周阜連石頭秦如皇東進往此如掘斷連岡改名秣陵又晉書初隆傳隆為揚州刺史鍾繇陵齊王固檄令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遂鎮石頭隆軍西赴遂甚眾奉遂政隆殺之是秣陵與石頭為兩地之說也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時江水盛長長知

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騎奇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居帝問群

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

怖普布翻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

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

將乘繩證翻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

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

權已在濡須口降戶江中領軍衛臻曰晉百官志曰

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

兩地之記也

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資輕者為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

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

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為丞

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

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

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祜遷復權特長

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

江未敢亢衡亢與抗同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

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少詩照翻顧雍以

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為選

部尚書暨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

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

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

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

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

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

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

黃初五年漢建興三年

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

黃初五年漢建興三年

達此序南
始

幸極子游若張

一大字書當作大一

東都制豔好為清議

好呼到翻

彈射百僚敷奏三署

三署謂五官左

右三署郎也射食亦翻

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

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

府以處之

處昌呂翻

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謫罰也同

郡陸遜遜第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

論語子游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

忘過記功

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

錄用之時也

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

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

旦之評

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

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易以宜遠模

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

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眾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庶有益

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

沮在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必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

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豔彪皆坐自殺坐自殺謂賜死也温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

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賤也卒於家始温方盛用事餘

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

温字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無幾何而敗幾居豈翻冬十月帝還許昌十一月戊

通鑑卷二十一 黃初五年 漢 建興三年 吳黃武三年

申晦日有食之。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

殺之。誘音酉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衡工步

度根部眾稍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

闕貢獻。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而軻比能眾遂彊盛出擊東部

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倚其後。豈翻軻比

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類翻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

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數所角翻

六年春二月詔以陳群為鎮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

眾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

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一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

吳云討虜渠疑即今陳州府商水縣之汝水

行尚書謂尚書之隨駕者後臺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

謂尚書臺之留許昌者也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召讀

邵曰乙巳還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謖

翻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

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又翻下同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執內虛漢俗謂天子為

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執也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夫用兵之道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

攻心為上

通鑑七十一 黃初六年 漢 建興三年 吳 黃武四年

今字宋本作令

心而已

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

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辛

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群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

據勛傳宮

正即御史中丞也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

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

在南岸

事見上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

覆

幾居希翻

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

兵法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

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黠下八翻

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

勛為治書執瀆勛信之子也

鮑信從武帝戰死

夏五月戊申

帝如譙

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眾議

帝如誰
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眾議

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

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

為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與

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浪當丁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

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有

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

坐坐沮臥翻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

鄉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

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適音的

吳王陽遂未詳

通鑑卷之二十一 黃初元年 漢 建興元年 吳黃武四年

主為適心之所否為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

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宣明也布也泄漏也吳王

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

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中書郎魏曰通事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

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為于偽翻下同如不合意

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曰

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

重思之重直用翻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

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灋戒於小利此等所

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機戒於小利此等所

利成今沂州府蘭山縣

少業徐質在亭
既而諸葛亮
傳作徐質

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

李三國志李
恢傳注本之至
分爲益州也
吳云味吳乃康降
實土無益州治
未詳

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爲于陛下宜禁制

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利成郡

兵蔡方等反利成縣漢屬東海郡殺太守徐質推

郡人唐咨爲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任音咨

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秋七月立皇子鑒

爲東武陽王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

雋入雋音斬雍闓及高定使來降督益州李恢由益

州入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三千餘

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平夷縣屬牂柯郡余據蜀志康

降督住平夷蓋僑治非康降之本也至馬忠爲康
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
味縣後遂爲寧州治所黃初七年建興三年吳黃武四年

通鑑七十一

浚池在今平陽府
昆陽即南其下流
入金沙江以多不
故隊狹也

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牂柯音臧哥復孟獲收闔餘

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

於營陳之間陳讀曰陣下同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

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易

鼓翻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復扶亮遂至滇池滇

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益州永

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即就也渠大也

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

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人而無兵者必成曷患一不易也

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

罪喪息浪翻易以豉翻下同殺自嫌釁重若留外人

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

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五粗坐翻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

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

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復扶又翻八月帝以舟

師自譙循渦入淮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滎蕩渠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東逕譙

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尚書蔣濟表言

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廣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

處不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

終亮三世之後
反本馬渡傳注
引襄陽記無與
李恢張堂力馬
忠張疑傳不合
自譙循渦入淮有電
州東南循家城懷
遠而至鳳陽也
吳之自渦入淮亦見
卷六十六漢紀五十八

廣陵故城在揚州
府城北

黃初六年
漢建興三年
吳黃武四年

史知釋文
渦鳥未切
水洞為渦
又古未切
設文水入
淮在漢
沛國譙
為水洞音
不當釋
為水洞音
為水洞音
譙即此時
已分置譙
郡

所謂之脈謂之
陸地亦可謂之
感謂之壞

吳之山陽湖同上精
湖

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番蒲河翻

^丙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

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

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

西征記山陽津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漢丞相亮欲

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

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少詩

詔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 建興四年 吳 孫

注耦為古制自魏
過創為牛耕後
以牛耦代人耦耕
矣切文皆亂雜
之後必有草萊
公帝國之本也

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

未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耦

注云并兩耜而耕也

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其勞也

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

治之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廣平

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

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

位勛數直諫

數所角翻

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勛

為治書執灋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見賢遍翻過古禾翻

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埒

標表也埒說文曰庫垣也又卦道曰埒埒龍輟翻

邕邪行不

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

不舉塹七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

用趙高事

收付廷尉

不舉聖帝聞之詔曰命知指鹿作馬高車收付廷尉

廷尉灋議正刑五歲灋議引灋而議也正結正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北角翻帝大怒曰勛無活

分分扶問翻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

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群辛毗高柔衛臻等並表勛父

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求請

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

召詣尚書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票匹妙翻帝在東

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灋下

獄當死稱尺證翻群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責怒帝

初陽今之元州府

通五二

黃初七年

漢

建興四年

吳晉武五年

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

平元年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

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初郭后

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見上卷

元年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

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亦翻叡泣曰陛

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又翻帝即放弓矢為

之惻然為于偽翻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

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撫軍大將軍司

馬懿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鎮軍撫軍皆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

鎮軍撫軍皆始於此中鎮撫三號比四

鎮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並受遺詔輔政丁

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巴帝殂年四十通監書慶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說

文曰殂往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

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

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太子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初

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思相吏翻

即位之後群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

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

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陳群上疏曰夫臣下雷

通鑑卷七十一 黃初七年 漢 建興四年 吳 黃武五年

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左傳晉卻

芮曰有黨必有讎

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

實譽音余

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癸未追謚甄夫人曰

文昭皇后甄之

人翻

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

蕤如佳翻

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

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名陵

吳

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

守

文聘時屯石陽祝穆曰魏初定荊州屯沔陽為重鎮晉立沔陽縣江夏郡自上相移理焉今臨漳山

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此地夏戶雅翻朝議欲發兵救之直朝

遙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

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

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

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薦翻治直禹到

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乘登也

吳王遁走 辛巳立皇子問為清河王 吳左將軍

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

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 吳丹陽吳會

山民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 會稽工外翻復扶又翻 攻沒屬縣吳王分

三郡險地為東安郡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 吳錄曰

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楊以多赤柳在丹楊山

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

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

東安今杭州府富春

通志卷之二 漢初七年 漢建武四年 吳黃武五年

二漢志為丹陽郡

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

綏南將軍吳所創置

琮至

明賞罰招誘降附

誘音酉降戶江翻

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

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冬十月清河王問卒

吳陸

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

調徒弔翻

又云

忠讜之言

讜音黨善言也

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

猶求

乞也數所角翻

王報曰書載子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

為忠讜哉

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讜音黨

於是令有司盡寫

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

損益之

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

督揚州如故

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

曹真為大將軍華

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置都督諸州軍

交趾今越南國

吳云海南三郡海末三郡如注

廣州府今南廣省會

合浦知府廉州府

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群為司空司馬懿為票騎

大將軍華戶化翻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

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北海朱虛人青州所部

從才用翻寧復不至復扶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

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

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

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

刺史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

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

為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

皇初二年漢建興四年

胡志曰吳貴極達
不聞巧海

迎良徽怒答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

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

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鼓翻岱曰今徽雖

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

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

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過工禾翻

與良俱進岱以爨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

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徽說輪為翻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降戶江翻

岱皆斬之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

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

之以要功

師友士輔使通信...

之以要功利要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呂岱子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

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

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暨徽外扶南林邑堂

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漢象

林縣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國在真臘北徽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諱敷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太和元年春吳解煩督胡綜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

得六千人立解煩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番

何翻魴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為于議者以為

吳云扶南唐南國林邑今占城國堂明今老想圖

太和元年... 建興五年... 吳黃武六年

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沈約志魏

武帝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資曰番陽宗人前後

數有舉義者數所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

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

復會事見上卷文帝黃初三年江陵被圍歷月被皮義翻權裁以千數

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灋禁上下相

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

是綺果敗亡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甄后賜死於鄴

因葬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脩宮

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

室朗上疏諫曰昔日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

宮室儉其衣食

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

句踐欲廣其

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

國語句音鉤

踐既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

報吳禦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府即其地今有語兒鄉施弋智翻

漢之文景欲恢弘

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

事見十五卷漢

文帝後七年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

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

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

林天淵足用展遊宴

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

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翟龍祠

通鑑卷二十一 太初年漢建始五年 吳黃武六年

朝直遥翻

華如字

若且先成象魏

象魏觀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

脩城

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

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塞

則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蜀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蜀後主建興六年
府中蓋丞相府也

陟罰臧否不冝異同否皮 鄙翻若有作姦犯科科律 條也及為

忠善者冝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冝偏私使內外異凜也觀孔明所謂兩不冝則 後主之為君可知矣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 門侍郎費父沸翻禕吁韋

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遺 于

季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式亮 翻姓也性行淑

均行下 孟翻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行戶 剛翻 陳讀曰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建興六年 吳黃武六年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遠干願翻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

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自建安十年

九年二年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顧炎武曰敗軍必當陽長阪之敗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以為黃初四年事非

以來風波憂歎恐毛寸云云

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

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

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棘道入

江在今雋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

也苦深入不毛

地不生草木為不毛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駑音奴

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分扶問翻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

治直之翻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

泗水漢守府沔水之
北陽平關在其
西北石馬依注作
白馬者是沔水西
北即陽平關也
吳云陽平石馬今
漢中府沔水
胡意曰姚由進士
身所以濟時有子
石用適以資商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諛導須翻察納雅言雅正

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離

力智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

水經註沔水逕白馬城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

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後魏分沔陽置嶓

冢縣屬華陽郡隋罷郡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亮

治不改大業二年改嶓冢為西縣縣唐屬梁州

辟廣漢太守姚由為掾由音胃掾丞相由並進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

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希慕也鄭氏周禮註屬合也帝聞諸

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

資曰昔武皇帝正南鄭取長安易平少元又之元

首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阻散騎常侍

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事見六十七卷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年

四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

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

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數所

斜余遮翻谷音浴橈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角翻

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

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

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荆徐揚豫也必當復更有所發

興復扶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

通五十二太和元年漢建興五年吳黃武六年

注黃初元年
非是卷黃初
二年然六十九
卷黃初二年作
初復五銖錢
與此處違異
已辨見前
又案前校非也

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見賢分命大將

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場音將士虎

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

敝罷讀帝乃止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使

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

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遙翻司馬芝等舉

朝大議朝直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

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甲申

初營宗廟於洛陽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

軍事率所領鎮宛宛於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

軍事李所領鎮宛
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

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

為妃及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

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

帝立郭后皆非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禮記昏義古

正室好呼到翻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

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虞氏遂絀還鄴宮絀敕初

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議復肉刑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大理

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

通鑑三太初元年漢建興五年

有軍事復寢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

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

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

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

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

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

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髡刑

居作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

之聲訾津私翻鈇大計翻在頸曰鈇在足曰鈇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

右趾代刑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鈇並並鈇

右趾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

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奔

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

初孟達既

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

皆卒

卒子恤翻

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

誘音西

達數

與通書陰許歸蜀

數所角翻

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魏興

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

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

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

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

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

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

西城即魏興郡今興安府之南

太和元年漢建興五年

在無西北 木蘭塞在
洵陽為東南
吳云木蘭塞在今
今夕下關

水經泗水注吳朝
遣軍救孟達於
木蘭塞蓋與此注
吳楊守敬曰木蘭
塞在旬口東近吳
建子都安橋在
今安唐州近漢水
之北近宜漢中郡
亦當以木蘭為是

以救達

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迤西城縣故城南又

東迤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

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晏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州恣洵陽縣庾雍漢水記即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壘

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

司馬懿時

宛屯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

覆一月間也

上時掌翻比必寐翻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

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

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且月丁丑點句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三 起著雍潞灘盡上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

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

執之歸于洛陽 歸儀于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

實封二百戶為第六等自一千戶以下八百戶五百戶四百戶三百戶二百戶一百戶為第七等緣恩加無定法

新城郡今鄖陽府房縣在興寧南魏興今興安府安康

太和二年 漢建興六年

入寇丘胡文忠從綱目改
作伐魏案顧炎武蘇
中隨筆曰通鑑書入
寇者內外之詞非順通
之詞

褒中漢中府褒城縣
北自此由留橋歷折東
循秦嶺秦嶺太白別
支之其嶺橫亘西東在
褒城南鄭國洋縣
之北又折而北至西
安府古長安也子午在
西安府南抱龍谷西而
南也秦嶺

梃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文帝

少與之親善少詩照翻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

鎮長安使承淵虜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諸葛亮將

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漢丞相有長史

用兵故聞夏侯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

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二十六卷

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

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

川余按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
子午道在九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
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
今路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梃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

吳之延褒
中之之欲由
陝西漢中
府褒城
漢中城固
洋縣石泉
鄂西至西
安也循秦
道不諸棧

今路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聞延奮至必棄城逃走

史昭釋文即閣說文
屬國舍也下又有
閣閣非此籍註下卷
閣閣此即閣並之書
米二即閣義同許氏
設文以屬國舍釋即
非釋即閣史昭以漢
昭帝使丞相率百官
送郭善王於橫門外
遂釋橫門即閣為
屬國舍耳漢書漢
昭帝使丞相率百官
送郭善王於橫門外
遂釋橫門即閣為
屬國舍耳漢書漢

鳳路寢難而室廊
西
鳳路寢難而室廊
西

亂在在鳳翔以西

章案此注非常日情事
蜀志魏延傳延每隨亮
出輒欲請兵萬人與
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釋信故事亮判不
許蓋武侯知延性矜
高不肯下人故裴松之
難郭冲三事曰亮不
延為萬人別統豈得賴
使將軍兵在前而以輕
勇自守乎是也

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

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

也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間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比東方相舍

聚尚二十許日比必寐翻而公從斜谷來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

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

無虞故不用延計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

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畧而司馬懿輩不可輕

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

咸陽以班志斜水出衙嶺山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北至郿入渭脉水使鎮東將軍

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鎮東將軍

吳山由斜谷由駱谷道也

以其谷已所謂陳倉三
南在襄陽北十五里
史如釋文並谷或謂
廟在廟塢是謂陳倉
亮軍未至即

武侯蓋以疑兵據箕
谷若達斜谷向郿者

而軍由鳳縣西北行出
兩旁微路以達初也

初山在今禮縣西
南西北也

天水今秦州
南安今鞏昌府隴西縣
西北

安定今平涼府境三郡
皆隴東也

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

山鄭子真隱於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

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鄧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

陳整齊陳讀曰陣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

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謂不豫為之備也而卒聞亮出卒讀曰猝

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

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獯道立南

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

雍州杜佑曰南安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

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兵法曰善戰者

致人帝姑以此言

安朝野之心耳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

吳之其谷
今漢中府褒
城也

吳之初山今
鞏昌府西
和也

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郃古合翻丁未帝行如長

安親帥師繼郃之後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

論軍計好呼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

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待孔明之明畧所

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南征之時及出軍祁

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

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續漢志漢陽畧陽縣有街泉

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

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攷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

街亭山嶠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獮

街亭今秦州秦安
縣東口史如釋文
漢陽隴縣有街泉
亭所謂秦亭即
此亭也知說據
續漢志志所載在
隴縣者乃街泉亭

通鑑七十一 太和二年漢 建興六年 吳黃武七年

非街字也隋志
漢川郡西縣有街
亭山魏時西縣亦
屬漢陽郡下文
亮拔西如子餘家
則街亭明在西縣

西縣之西和縣
吳西野今秦州西南

名白馬城又曰灑口城後魏正始中立潘冢縣設違

隋始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郃傳言謾依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阻南山舍讀

日捨上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

郡有潘冢山西漢水收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還

為于偽翻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蔣琬

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觀

則蔣琬亦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重謾矣

灋明也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也故其教吳宮美人兵必殺吳王寵姬二人

以明是以揚于亂灋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弟揚于亂行

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

廢法何用討賊邪謾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

規諫謾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

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

合諸營遺送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

拒曹爽猝至之師則用兵方畧固不在於多識字也亮既誅馬孟翻還從宜翻又如字

謾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既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進

通五二
太和二年
建興六年
亮屯漢中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

亮上疏請自

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

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

為鎮軍將軍

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

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

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

箕谷軍退兵

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

斷丁管翻

軍資什

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

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

吉城在褒城北蓋庫必以此以俾轉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

古西陸軍也
吳赤岸今漢中府留壩廳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項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

須十月為冬賜須待也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

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

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謂兵之勝敗在將也少詩沼翻今欲

減兵省將將即亮翻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

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

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躋巨

矯於是考微勞甄壯烈甄稽延翻引外責躬布所失

通鑑七十一 太和二年 漢 魏延與亮共守漢中

後出從降倉謂中衰
水亦北順斜來至郿

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

姜維詣亮降降戶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續漢志丞相倉

曹掾主使典軍事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

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曹真討安

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

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漢陳倉故城在今縣東

二十里治直之翻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

邈為涼州刺史晉志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

備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邈務農積穀立學

威張掖西郡酒泉燉煌西海等郡

立事極以天清極以寬矣

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

告都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帥所類翻由是服其威信

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

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

所類今謫挑揚州牧曹休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

地多為吳所據謫古尤翻挑徒了翻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

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

以郡降北誘音酉降戶江翻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

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官尚書郎也詰去吉翻魴因詣郡門下鄱陽郡門

下髮謝吳王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誘曹休也休聞之率步騎十萬

東關即涇須口吳所築城也
吳東關今廬州府巢縣

向皖以應鮪皖戶板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督諸軍屯定

使向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

之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即其地也 三道俱進秋

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

見之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跪而推轂之意也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琮

宗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

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

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元豐中或志舒州桐

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嶺鎮因嶺而得名 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

路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

夾石在桐城北昔張遼欲救之度至夾石關城已拔石路以桐城為屬安慶府

吳云夾石挂車俱在桐城

山在舒城以西
南一百里山有兩
峰夾道曰夾山
綿亘甚遠東至
廬江南至桐城
西至盛唐界
南峽成在松城
北四十里

斷之斷丁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

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

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

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為中都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言歷萬世惟有此權以問陸

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

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蒲妹翻旁步此兵之絀

地也絀古賣翻骨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罾挂

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日若入無疆口無疆口在宜

通可以往難以返日掛若入無疆口夾無疆口在宜

無疆口今廬州府廬江

通鑑七十一 太和三年 漢 建興六年 石 棟 南 宜

石亭子在潛山即軍北
吳云石亭子在廬州廣
江

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時吳王在

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遜自為中部令朱桓

全琮為左右翼二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

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

器械畧盡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初休表求深入以

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

東關休自壽春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逵曰賊

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

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

兵斷夾石斷丁管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

兵斷夾石翻下同諸將不矢所出

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

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

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賊奪人之心先悉薦翻

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驚走者斷

夾石之軍耳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初逵與休不善逵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逵節

止及休敗賴逵以免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

王長平壯疾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敗軍者必

誅焉可以宗休斬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病寵都督

繁陽今大名府南樂縣

太和二年漢建興三年吳黃龍七年

揚州以代之 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

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馬城縣漢屬代郡魏

晉省蓋城邑殘破已棄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

素為鮮卑所信自漢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往解諭之

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諸葛

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

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

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

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

張亮言此表亮集所無出張
嚴默託寧隋志有固
聖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據蜀志本傳亮集二十五卷
即陳壽集然張儉為
吳大鴻臚默託以美當
可信壽失之年

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仁之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

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曾都翻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難乃旦翻下同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

東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兵瀆乘勞此進趨

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被皮義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

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

解一也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痛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

陳景雲注曰未解猶言未曉注非

通鑑卷一百一

太和二年

建興元年

舊未解三之下王去駿
曰此段有借影而無
應應先後文勢復
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
似以劉繇王朗自譬
而以孫策譬曹氏也
嘗言以質之先司寇司
寇沈吟久之曰此本
出於張儼默記
容有脫誤耳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難乃

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以操之善用兵亮謂之髣

髣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

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困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涪于瓊時

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

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

篡漢故曰偽幾居希翻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

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昌霸昌稀

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

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
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
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

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為喻若驚駘下乘

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

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喪息

浪翻郃古合翻又曷閻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

即亮突將無前亮翻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蜀兵謂之叟賓叟巴賓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賓藏宗翻騎奇寄翻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復扶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言不戰而將士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

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西取巴蜀事見

七卷建安十九年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事見六十八卷此操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事見

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之秭歸蹉跌曹

丕稱帝事見六十九卷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黃初元年三年

出散關而陳倉此
二陳斜正路今陳倉
吳云散關陳倉今鳳
翔府寶雞縣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

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昭守

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書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

說昭。靳於焮翻說輸芮翻下同。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灑，卿所

練也。科條也。練習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

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

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重直用翻。言人兵不

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

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

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故曰東救度徒洛翻乃進兵攻

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射而

亦翻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

車磨莫卧翻衝車折折而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

城中以木交構以土丸填塹塹七欲直攀城昭又於

內築重牆重直亮又為地突地突地欲踊出於城裏

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

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時郃將兵

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使擊亮帝自

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河南城在洛陽城西問郃曰遲將軍到遲

方城之南陽府葉縣

幸河內城置酒進...

待也利翻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

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比必寐翻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

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尚論其才則全城郤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

弱不能治國淵既長治直之翻脅奪恭位上書言狀

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九卷獻帝初平元

年遂世官相承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

職守耳子孫相襲是世官也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水則由海陸則阻山

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

度守遼東平
孝在靈帝中平
六年

漢建興六年

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

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

之先悉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楊

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叛魏張本吳王以揚州牧呂範

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稼翻初孫策使範典財計

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

時以此見望望責望也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

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有所私用策或料覆料音聊覆

也審救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為于偽翻傳讀日附著直畧翻使無

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

陽主次合孝山府荆溪
吳郡屬吳郡
後漢和帝以後至
漢屬會稽郡
吳郡屬吳郡
吳郡屬吳郡

卷之五十四

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

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

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為文州雍州刺史郭淮引

兵救之禹貢黑水西河為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

周都豐鎬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

武都洛關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

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

陰平雍亮自出至建威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

於用翻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又東逕西縣歷

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一班固謂之東

陳戒司志後主傳及諸葛亮傳皆作陳

建威今階州成縣
即有建威字在
階州東南

通鑑七十一 太和三年漢 建興七年 吳黃龍元年

又案卷六去
歷城下注云水
經注歷城在
西郭去仇池一
百二十里後改
為建安城則
建安即歷城

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

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

蟠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

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川

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劔閬果合

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

為丞相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

龍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

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

綏遠第十四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以能拒曹

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昭大慙伏

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

景恪父觀休
父即諱公雍

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族以諸

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

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而謝景范慎羊銜等皆

為賓客衛古道字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目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

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

能釋結則謝景凝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

而證據宏遠明通者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別也夏戶雅翻羊銜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

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咽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

通志卷之二十一 太子三年漢建興三年 吳黃龍三年

范慎字孝敬狼戶卒子恤
墾翻陘與狹同翻惡鳥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

路其後四人皆敗如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

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丞相亮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

之援也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

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今若加顯絕讎

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

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

坐而須老須待也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北賊謂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

事並見前優饒也今人猶謂寬假為優饒

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言所計者大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

上岸之情

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

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

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

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

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

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

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

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眾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僭逆之

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

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充冀并涼

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

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

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魏以司

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

以漢司隸所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上時

更拜輔吳將軍衡翻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婁古縣也

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食邑萬戶昭

案此時司州秦漢
三司皆不關必在
所隸不必以漢言

每朝見

見賢通翻下同

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

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

中不進見後漢使來

使疏吏翻下同

稱漢德美

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

坐徂卧翻

彼不折

則廢安復自誇乎

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

明

日遣中使勞問

勞力到翻

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

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

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

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

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

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

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

秋漢宦者曹騰也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岐

出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

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

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朝直遙翻既尊恭皇立

廟京都又寵潘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昭讀曰召如遙

翻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

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

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三十五卷自是之

後相踵行之

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

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廣亭侯羨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也昔曾文

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

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

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平不臣華戶化翻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

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妾建非正之號以干正

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

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

後故豫下此詔以約勸

建興七年吳黃龍元年

為人子為

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

改復扶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

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

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

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廙羊職

至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兩長知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詭異也君今侍東宮

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

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九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

杜佑曰西陵今夷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求見答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

陸遜步騭傳云
條于時事在荆
界者諸葛瑾
陸遜朱然程普

潘濟濟裴衣之夏侯

承衛旌李肅

甄別行狀因上疏

其行狀以教之任

賢與能而已不

必自親小事也疑

條于時事四言有誤

于當作列事當作

士通經求其說

而不得乃於事

下增一業字又於

者字下刪去十一

人姓名而易其辭

曰及諸寮吏行

能以報之似分時

事與焉為賢為

二事矣然與疏

妄意不合或溫公

別有所據不敢

妄改

荆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孟行下因上疏獎勸

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

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舜命九

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治直吏翻故

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

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

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取其君而晏子

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

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

道病卒臨困授子留牋

留牋猶今

曰自古有國有家

按子下字在靖

字談允厚曰張

紘道病卒當在

通五七十一

太和三年建興元年

建安十七年孫權
徙治建業之後而
通鑑系於此中
亦為失次

案二語本國語
引語

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

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治直吏翻下同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

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易以

好呼到翻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易以

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

威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

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甘易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同之歡易以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

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言納忠而不

下之情離釁隙巧辯緣閒閒古眩於小忠戀於恩愛合於上則上

由此而生也

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

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

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

涕省悉景翻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

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

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亂翻初魏文侯師李悝著

灋經六篇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二十

六篇蓋其書有經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

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

九百六卷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程大昌曰世有

史記釋文此此至切
近也謂律法並有
九百六卷釋法比
常法如字律自律

通鑑七十一 太和三年漢建興七年吳黃龍元年

今自令決事比自決
事比安得謂律法
近有九百六卷耶
晉志云李悝法絕始
於盜賊盜賊須効
捕著網捕二而其
輕殺越城博戲僧
假不廉淫侈罰制
以為刑律一篇又其
律具加減故所著六
篇第何益事律
興之既戶三篇合為
九篇和碎通益律
所不及事方章十八
張湯趙山官律三十
七篇趙禹朝律
六篇合六十篇又
漢時決事集為
合甲以下三萬條篇
及司徒鮑公撰嫁娶
解訟決為法比都
月凡九百六卷以通
鑑所據以為書者

增損錯糅無常糅女救翻雜也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

有餘家馬鄭馬融鄭玄也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

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二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

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覬音冀刑灋者國家

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縣讀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

請置律博士帝從之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又詔司空陳羣散

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

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州郡令用之刺史太

守尚書令用之於國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

軍中令用之於軍

沔陽人漢中府沔陽
成固今漢中府城固縣

為省矣十一月洛陽廟成元年初營宗廟至是而成迎高太武

文四神主于鄴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

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

樂城於成固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城南城即陽平關也又東

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

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

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

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

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

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成固縣

地蜀之興執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

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

求夷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

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

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夷洲者在臨海東去郡二千

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

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

用鹿骨為矛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

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

上肴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

今廟祀徐福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

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見賢自足圖事不當遠

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上必致疾疫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

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

案三國志諸葛誕傳注引世語之等本亦作誕等誕等本始誕備

郎南陽鄧颺等

中書郎即通事郎晉志曰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

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更工衡翻

以散騎常侍夏侯玄

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

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

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

晉職官志曰漢

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

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

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部尚書曰吏

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昆寐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行司徒事董昭望

目錄諸葛誕郭
暉等以浮華相尚
董昭奏以且加禁
絕

輕未可為公
者為行事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

傷化也

治直吏翻
敗補邁翻

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

黃初之始

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

伏惟前

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

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

擿他狄翻

毀壞風俗

壞音怪

侵

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

少詩照翻

專更

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

利為先

趨七喻翻

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

此言將

此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

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

溢也歎美之過溢於下

器曰但求人道不勤
以文理尋之當是
但患人道不勤
然考昭傳原是
求字

溢也歎美之過溢於不附者則為作瑕釁玉之病曰

言辭則為溢美之言日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

釁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不博耳身安而無患可以度世也人何患其不已知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

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

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謂如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

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今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凡此諸事皆灑

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

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謂殷尚質周尚文各

隨教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二

也三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

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郎吏謂尚書郎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

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

數入寇數所角翻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遮翻谷音浴諸將數道並

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

否則建威也恐當作武都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

司馬懿以其年二月拜大將軍

吳云武威依注作武都今楷州成也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多收田粟以益軍糧

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

鈔截鈔楚交翻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

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復扶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并言

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真將

與之商度可否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還稼翻八月辛巳帝行東

巡乙未如許昌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

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此

成固故於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

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為督軍以典後

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

成固即城固屬漢中府注洋州今洋中曰吳云赤坂在漢中府之洋水

通鑑二十一 太和四年漢建興六年吳黃龍二年

華戶化翻上時掌翻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

道治直翻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

之釁可坐而待也魏以吳蜀為二賊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

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朕豈敢自

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探他含翻無由自敝

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

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

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

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

王曰王兵揚阜傳
本作主兵

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

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與

礙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

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隨武子之言軍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

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之兵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

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

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

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骨眾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

太和四年漢建興八年吳黃飛二年

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

治直之翻

是賊偏得

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

復扶又翻

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

濟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

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

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易允卦彖

辭難乃且翻

肅朗之子也

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

九月詔曹真等班

師也

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

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

吳朝陽陵在彭德府陽序也

史昭釋文合肥漢

九江邑應劭曰夏

水出城以東南至此

與淮合故曰合肥

與淮合故曰合肥

道之曰施水受肥水

於廣陽鄉東南

流逕合肥即應劭

云云關關亦云出

沛國城以東至此

合為肥余按川殊

派別無混注之理

曹三日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

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

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

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

右二僕射一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尚書諸曹各有主

令為八坐字下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省悉竟不視景翻十二

同字下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景翻竟不視景翻十二

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帝以舊陵卑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吳

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

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

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表不罷兵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

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

太和四年漢建興八年

方知應關二說非
實澄也蓋夏水
長施合於肥
故曰合肥去道之以
夏水出城父而東
南流入于淮則與
淮合無絕淮而南
流至合肥與肥
水合之理而施水
上受肥水於廣
陽鄉東南流逕
合肥鄉又東南流
而入于潁湖肥水
西北注淮而施水
東南入潁湖已
自分流惟夏月
長水漲溢則亦
復合於合肥鄉
界故合肥以得
名耳

角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

翻

蔣琬字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

姓譜隱以

諡為

逃犇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

先出

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

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

全致

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

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

人未見精別

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

使臣微言妙旨不

得上達於邑

三歎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

曷惟其已

用詩

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

見賢

吳主即召入蕃進

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

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古玩翻

侍

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置中領軍及左吳主問何如

綜對曰蕃上書六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

衡禰乃禮翻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

可以治民治直翻且試都輦小職國都在輦轂吳主以

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數所翻普尤與之親

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及宣詔郎豫章楊

迪吳置宣詔郎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

翥章庶翻杜預曰饋餉之潘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

國厚恩志報以命

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

爾輩在都當念恭順

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

降戶

在遠聞此

心震面熱惆悵累旬

惆悵

疏到急就

往使受杖一百

促責所餉

潘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使疏吏翻

當時人咸怪之

項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

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

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

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

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歷時乃解

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

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長沙漚口

劉口之謠水
經湘水注有
劉口成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浙江圖書館

通鑑

太和四年漢
建興八年梁
黃龍二年

通鑑

卷之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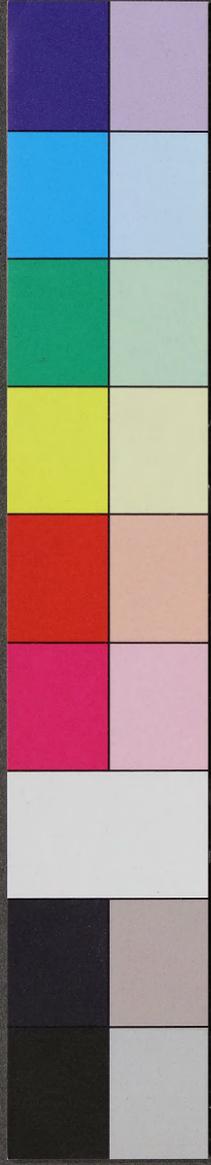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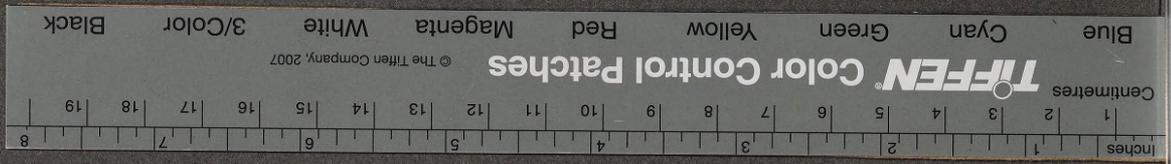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078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